



青州已过大重山

□徐新格

“您看，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可以签字了。”青州对秦老师说。

“保险条款看得我眼花，反正你是我教出来的学生，我信你。”秦玉上说，“真要有事儿了，我缠你。”没说“找”，用了一个“缠”字。

此刻，青州挺尴尬的。手机铃声虽然设置成了静音，但是振动的“嗡嗡”声响个不停。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按关闭键，直到客气地把秦老师送出茶舍大门。

“鲁豫，你是催生婆还是催命鬼？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今天中午我要见客户！”嘴上虽然埋怨，但面对闺蜜的来电“骚扰”青州选择了原谅。她补充道：“趁我心情好说吧，中午饭你想吃啥？我请客！”

“打你手机光给我挂断，看微信！”鲁豫没好气地说。

1

坐进车里，青州感觉呼吸困难，心慌手抖，怎么也打不着火。她干脆拔了钥匙，甩上车门，伸手拦的士。

真是点儿背，平时不打车满眼都是空的士，此时急着打车却没一辆空车。她一边不停地拨打丈夫马长乐的的手机，一边埋怨着。马长乐的手机“不在服务区”，青州埋怨公交车喇叭声太刺耳、嫌一辆辆的士都“客满”、称马长乐“不要脸”……

让青州心神不宁、失去理智的原因是闺蜜鲁豫发来的微信：貌似马长乐和龚美娟在一起，听说两人要去云门山景区。

“吱——”的一声刹车，鲁豫的红色小汽车停在了跟前。“快，上车。我拉你上山撵他们。”鲁豫来得真及时。

“不要脸！我早就怀疑马长乐和龚美娟‘有一腿’。这回一定要‘捉奸成双’！”关了车门，青州气愤地说。

停车，买门票，入园，上山。别人都是有说有笑，边走边看，青州则拽着鲁豫大步流星。两人不停地环顾四周——聚焦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，然后否定；再“扫描”，再否定。

观寿亭、望寿阁、石刻等这些景点再熟悉不过了。想当年马长乐追青州时，送花、送早餐，约看电影、爬山，那股劲儿没人谁了。那年逛云门山，也是小手拉小手。逛至云门洞，但见云雾缭绕如梦如幻。接着天空下起了雨，两人依偎着避雨，取暖。就是那一次，在云门洞里，青州献出了自己的初吻。马长乐得了便宜“卖乖”地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最早云门山不是青州哩，是东海那边的。杨戬在众神面前夸下海口，说他可以担着山撵太阳。撵着撵着嫌脚磨，脱鞋倒石子儿，小石子儿落地成山；给扁担换扁，一头“溜”掉下一座山。“这云门洞的窟窿眼儿，就是二郎神的扁担戳下的。”当时马长乐一口咬定这不是神话故事，这是真的。青州被他的认真劲儿深深打动了，下山没多久两人便订了婚。

“噢，那个人是不是你家老马？”鲁豫打断了青州的回忆。

“不是，个头差点，另外老马最近上身一直穿着我给你买的墨绿色冲锋衣。”青州说不了两句就来气儿，“你看，我对马长乐多好。他真是白眼狼、不要脸！”从进山门算起，青州和鲁豫找人找得疲惫不堪。“会不会是情报有问题？”青州问。

“不会吧，我打电话问问……”鲁豫拨通了“眼线”的电话，“……怎么搞的？山上连个鬼影都没有……”从云门山回到市区，青州和鲁豫饿得前胸贴后背。也顾不上核实马长乐和龚美娟去没去云门山，两人直奔一家清真牛肉面馆。点了两份小碗牛肉面，青州让鲁豫点菜，鲁豫嫌浪费说牛肉面汤水一碗一碗吃饱，主要是鲁豫觉得情报“有误”不好意思点菜。

吃饱喝足放下碗，“内线”电话打过来了，鲁豫点了免提键让青州一起听。

“哎呀，我打听出来了。两人是去爬山了，路上车坏了，好像叫的‘拖车救援’……哎，信号不行了，我到地下停车场……”

“走啊，还听啥？”青州说。

“往哪去？”鲁豫问。

“拖车修车的没几家，一家一家找啊。”青州说。

“不是，等会儿我再问问清楚，在哪。再说了，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……”鲁豫说。

“哎，早知道这样我就开上我的车了。”青州说。

鲁豫确实一会儿有事，她把车钥匙递给青州，说：“保持联系吧，我走两步就到地儿。你缓缓哩，我这车可新着呢！”

青州拨打马长乐的手机号码，仍然是“不在服务区”。

根据导航指示，青州先是就近去了昭德南路，又去

仰天山路，未果，再往北去了益都西路、玲珑山北路，还是没找着，再从十八里街往东去了东夏南路……差不多绕城一周，几个提供拖车修车的服务点都没有马长乐的身影。

手机微信提示音响了，是鲁豫：新情报，有人说马长乐和龚美娟在人民医院出现过。

两人去了市医院？青州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什么情况？她把手机往包里一扔，一个急拐弯往玲珑山路杀去。

2

鲁豫确实没撒谎，她下午2点半参加单位组织的纸质答题测试。鲁豫得到马长乐的“最新消息”后，在考场（会议室）门口第一时间给青州发了微信，正想告诉青州“是稷山路大华分院”，党办主任“没收”了她的手机——为防作弊，所有职工手机临时统一保管。

市医院在玲珑山中路，青州开上益都东路向西而行。行至益都东路、仙客来北路交叉口，前方好像出事故堵住了，她便左拐至仙客来北路，再向西开上尧王山东路……

在这七拐八拐、红灯不断的间隙，青州脑海里波涛汹涌，一男一女不会无缘无故去医院，那两个人去医院干什么呢？难道真如小说或电视剧中演的那样——男方陪女方去打胎？不，绝不会是这样。不是说车坏了吗，怎么跟医院扯上了？难道是出车祸了，那是“不要脸”撞了别人了，还是他被别人撞了？

可以说青州的脑子已成一盆糨糊，她甚至构思起更荒唐的情节：

青州在医院很快发现了“不要脸”。在病房楼里“不要脸”和龚美娟有说有笑，甚至搂搂抱抱。青州上前呼唤马长乐跟她一起回家，马长乐转过脸问青州你是谁啊？咱俩认识吗？青州气坏了，她从旁边护士的器皿托盘里抓起一把手术刀，拼命往马长乐脸上划，直到那张脸血肉模糊。

这些是青州的胡思乱想，由于分神她险些闯红灯。一脚急刹车，她才稍微清醒些。

青州没有把车子开进医院，她停在了一家单位的院内。这一片归王府街道管，早在2022年2月王府街道就出台了“辖区限时免费停车”的政策。任何单位院内只要有空位，市民群众短时间内可以免费停。

青州又一次拨打马长乐的手机，仍是“不在服务区”。

再拨打鲁豫的手机，想问问在医院几楼、哪个科室。

怎么不接电话呢？她哪里知道鲁豫被人收了手机，彼时正被一道题折磨得云里雾里。

手机打不通，那就慢慢找。青州直接来到了门诊部，迎面遇到一位小护士，拦住就问。她哇哇讲了半天，人家护士听不明白，还得笑脸提醒她“你打电话多好呀”。这不打不通吗，一个“不在服务区”，一个“无人应答”。

正焦头烂额，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前边那个“白大褂”像是高中同学赵亮。

“亮子，亮子——”青州边喊边迎上前。

老同学相见，也顾不上寒暄。青州说有个朋友住院，但手机没电了，打不通，看能否帮帮忙找找人。

赵亮说：“找人容易，哪个科室哪一层直接找。哦，对了，你的朋友是在门诊部还是住院部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他这会儿在哪个部。反正来看病不都得使用身份证、录入个人信息吗。你就看在老同学的面上，帮我查一下。”青州近乎哀求。

“这可有点难度哦。早上听说社保局和医院正搞系统升级，不知这会儿弄妥了没有。”赵亮情绪上有些抵触也正常。

上学那阵有次模拟题里提到《早发白帝城》，赵亮把原诗中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故意改成“青州已过万重山”。青州向班主任秦玉山“告状”，秦玉山用戒尺狠狠地抽赵亮的手掌心。后来，赵亮偷偷给青州写了首趣味小诗。不料，青州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赵亮“耍流氓”。于是，赵亮又挨了顿戒尺。那会儿赵亮学习成绩超棒，总是年级前十。此风波后赵亮一蹶不振，高考差点落榜，最后被石家庄一所医学院录取。

“好吧，我不敢打包票能帮上忙。我尽力。”赵亮说。

“对对，试试。能查着最好，查不出来也没啥。”青州赶紧跟上赵亮。

“对不起赵主任，系统刚升级完毕，这会儿还不稳定，查不成。”护士表示无能为力。

这可咋办，总不能一间房一间房地找吧，那找到啥时候。青州眼前一黑，身子一晃。赵亮赶紧伸手扶住了她，问要不要紧用不用看医生。

“谢谢。我没事儿，就是急火攻心。卫生间在哪？”青州说。

“噢，往前走，然后左拐。你真的没事儿？”赵亮说。

“我去洗把脸，清醒清醒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打搅你半天了。你去忙吧，不用管我了。”青州说。

3

从卫生间出来，青州拧开水龙头想接下来该咋办。水“哗哗”地流着，旁边的保洁一脸的鄙夷。青州正在气头上，刚想与其理论，猛然想起“还得办正事”，就胡乱地洗了把脸。

站在楼外台阶上，青州越想越委屈，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淌。人们在医院见惯了流泪的人，没有人多看一眼哭泣的青州。

手机铃声响起，是鲁豫。

“鲁豫啊，你死哪儿不接我电话？我想跳楼、我想跳阳河……”

“哎呀，手机被收了，我刚考完试就给你打电话。哦，对了，马长乐去的是稷山路的大华分院。快快，你来接我。”鲁豫说。

“X！弄半天是在稷山路的分院。”青州说，“害我在玲珑山这边的医院疯找，还遇着了咱们高中同学赵亮，这家伙记仇哩，不肯帮我找人。”

“哦，那个学霸啊。你俩好好叙叙旧，你再安慰安慰他那颗受过的心？”鲁豫调侃道。

“别闹了！啥时候还拿我开玩笑。”青州说。

“爽么离儿来接我。”鲁豫说。

“我先去大华分院了，你自己打车吧。”青州说。

再次驾车驰上尧王山东路，青州降下了所有车窗，她想让自己冷静些。干吗非要我痛苦，如果那个“不要脸”硬要作妖还能把他咋地？抢个手术刀把他杀了？那样岂不是害了人家护士，还搭上了我的性命？

正胡思乱想哩，手机响了，是弟弟青松。

“姐，你这会儿在哪？是不是跟我姐夫在一块儿？让他接电话……”

经过风一吹，青州已经有释怀，但青松的电话来得真不是时候。青州忍不住吼道：“不要跟我提那个‘不要脸’！也不等青松把话说完，挂了。青松再打，再挂。如此几个来回，青松认输不打了。”

而此时，马长乐和龚小娟正在大华分院的病房里照看老师秦玉山。

龚美娟和龚小娟是孪生姐妹，龚小娟是妹妹，刚硕士研究生毕业。马长乐心头一热，赶紧给妻弟青松“牵上红线”。本来说好他送龚小娟到景区门口，谁知车子驶出多远熄火了。马长乐一番操作摆置不了，只好拨打了修车救援电话。突然，一位骑共享单车的老人颠了一下，摔倒在车前。扶起一看这不是高中老师秦玉山吗，赶紧查看伤情，左小腿皮肤有撕裂，出血了；左手腕肿了，不敢碰。不能耽搁，得赶紧送医院。

马长乐只好先打电话退掉拖车救援，然后给小舅子青松打电话：“什么你已经到景区了？我和小娟去不成了，车子坏在路边了。我们临时照看个病人去附近的大华医院……你有你车钥匙吧，车子交给你处理了，我马上给你发个定位……”

定位发完，手机一栽一滚——从眼镜儿掉进了下水道。啥也顾不着了，先拦个车把老师送进了大华医院。

龚小娟向姐姐简要地说明情况，然后委托龚美娟通知青松，别忘了掏寻马长乐的手机，手机掉下去的篋眼儿处“石头压着两片杨树叶”。

又是紧急出发，又是拍片、交费、取片、复诊、输液……几个小时过去了。

再说青州一脸杀气进入大华医院，一眼就看到走廊尽头一间病房门口的龚美娟。接着马长乐和一个女孩迎了出来，那个女孩对着龚美娟叫了声：“姐，你来了？”

乖乖，这姊妹俩穿衣打扮就连头上的发卡都一个样！

龚美娟说：“市医院的赵亮刚给我打电话，说我们不该隐瞒事实，毕竟他给秦玉山叫姑父哩，但是他马上要上手术台，实在是走不开，委托我先来分院照看秦老师。对于小娟，听说马哥送你去约会，那男孩儿咋样？”

青州此时好像有点明白，好像又不明白。

手机响了，是青松。青州按下接听键，小声道：“喂。”

“好我的亲姐哩，你总算接我电话了。告诉我哥，我把他掉到下水道的手机掏出来了。太费劲儿，他得请我吃大餐……”

就在刹那间，青州的嘴唇哆嗦不已，豆大的泪珠像断了线往下砸。

她在心里喊道：“青州已过万重山！”

（本文获第三届“滨农科技杯”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）

乡愁的那一米阳光

□彭胜发

夕阳西下，那一米阳光斜斜地穿过城市高楼的缝隙，恰好落在我的书桌上。金色的光斑里，浮尘轻轻舞动，像是无数细小的生命在举行某种神秘的仪式。我停下敲击键盘的手指，任由这束光线温暖我的掌心——这温度，与二十年前故乡小院里那一米阳光何其相似。

记忆中的故乡夏日，阳光总是格外慷慨。清晨五点多，太阳便迫不及待地跃出地平线，将第一缕光芒洒向村东头的老槐树。树影婆娑，在土墙上勾勒出变幻莫测的图案。我常常趴在窗台上，看那些影子从长变短，又从短变长，如同大自然上演的皮影戏。苏轼所谓“簾纹如水帐如烟”，大约就是这般光影交错的意境吧。

正午时分，阳光变得锋利起来，将老屋青瓦晒得发烫。瓦缝间的杂草蒿头耷拉，知了却叫得愈发嘹亮。那声音不是城市里零星的、怯生生的鸣叫，而是铺天盖地的声浪，从河边的柳树林一直蔓延到后山的松柏林，形成一张无形的声网，笼罩着整个村庄。大人们午睡时，我们几个孩子常溜到村口的打谷场上，光着脚丫在晒得滚烫的麦粒上快速走动，比赛谁坚持得最久。脚底传来的灼痛感与远处田野里蒸腾的热浪混在一起，构成了夏日最鲜明的触觉记忆。

而此刻让我魂牵梦萦的，却是傍晚那一米阳光。约莫下午四点多，太阳西斜，光线变得温柔起来。它穿过厨房的窗棂，在泥地上投下菱形的光斑。母亲的身影在这光晕里忙碌，灶台上的铁锅冒出腾腾热气，带着柴火香的炊烟在阳光下呈现出淡蓝色。我蹲在门槛上，看蚂蚁排着队搬运食物，它们的队伍有时会被我的影子打断，慌乱一阵后又重新集结。陆游诗云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，这般闲适，大抵只有乡

间才能体味得真切。最难忘的是夕阳将最后一米阳光赠予我家小院时分的景象。光线斜斜地掠过院角的石榴树，在灰白的墙上投下枝丫的影子。那影子随着微风轻轻摇曳，像是大自然在墙壁上作的水墨画。父亲常在这时收工回家，他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，先于他本人进入院门。我总爱踩着他的影子玩，而他佯装不知，故意忽快忽慢地走，惹得我咯咯直笑。辛弃疾笔下“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”的天伦之乐，想来也不过如此。

如今在城市的高楼里，我依然能捕捉到夏日傍晚的一米阳光。只是这光线要穿过无数玻璃幕墙的反射，才能抵达我的窗前。它不再带有泥土的温度，不再混合着炊烟的味道，也不再伴随着母亲的呼唤。有时我会故意关掉空调，打开窗户，让热浪涌入房间，假装自己还躺在故乡老屋的竹席上，听着电风扇吱呀转动的声音，等待母亲端来冰镇的绿豆汤。

城市的蝉鸣总是孤单的，断断续续的，不像故乡的蝉声那般理直气壮。偶尔听到一两声，反而更添惆怅。这让我想起李清照的“守着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”，只不过她愁的是细雨，而我念的是骄阳。

那一米阳光渐渐从我的书桌上退去，最终消失在城市的钢铁森林里。我打开手机天气预报，故乡此刻应是雷阵雨转多云。不知道老屋墙上的夕照是否依旧动人，不知道石榴树的影子是否还在白墙上作画，更不知道，还有没有人会踩着长长的影子走进那个洒满阳光的小院。

乡愁就是这样一种东西：它总在不经意间袭来，像夏日里的一米阳光，温暖中带着灼痛，明亮里藏着忧伤。而当它们伸手想要抓住它时，它早已悄悄溜走，只留下掌心微热的温度，和心头淡淡的怅惘。

水杉风语

□季勇

一场春风一场暖，一树羽状树叶逐渐饱满，如扇舞动，满是春的活力。想想它们落地时，是另一番景象。秋风打旋儿，手持大扫把的几位高个子值日生用力推扫一地细叶，老师也来帮忙，叶儿舞风，这边刚扫完，那边又有，真是恼人的水杉树。当季节更迭，春风徐徐，枝条舞动，青翠悦人，再现生机，又是崭新的一季。

一排如巨大的绿伞般的水杉树立在校园里，老远就能望见，它们为师生们遮风挡雨，给人以一种踏实与安心。当树叶葱茏，绿意荡漾，喜鹊们跃动其间，尽情欢唱，如孩子们的欢声笑语，给校园增添曲曲欢歌。它们趁着和风暖阳，茁壮成长，茂盛挺立，等秋风来袭，不畏寒冬，傲然屹立，怪不得大家都说它是吉祥之物，给予一种永恒和希望。

如今，旧校区的旁边盖起了新学校，那一排历经了近70多个春秋，被春风吹了一季又一季的水杉树不见树影，但那种积极向上、坚韧不拔的品格已植根在每个人的心里，潜移默化在一言一行的举止间。春风拂面，一排水杉树在柔风中轻轻诉说着那一段相依相伴的难以忘怀的时光，暖人心扉。

春风和煦，满枝春色，水杉树枝条交错伸展，叶片层叠，连成一片，尽显翩翩风姿。体育课上，老师带领同学们在树下做游戏。它们亲切待客，绿影相随，任其嬉戏。玩累了大家坐在树旁休息，绿荫如盖，清风习习，满身满心都是春的清新。有时大家绕着这几棵古树八字跑，从这头跑到那头，在天然的跑道上快乐往返，仿佛在一一片水杉树林里一般欢畅。

忽远，我们偶尔从书页间抬起头，下楼买上一两个。白糕的甜糯和着墨香在舌尖缠绵，是那个年代最动人的记忆。

工作后依然喜欢临窗读书。雪夜读《红楼梦》时，火炉的红光映着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，窗外暴风雪呼啸而过，竟与太虚幻境的空寂遥相呼应。读《浮生六记》时，仿佛看见芸娘手植的梅枝斜探出纸背，暗香浮动处，恍然已过百年春秋。这些年渐渐懂得，所谓读书之乐，原是借前人眼眸观照人间，将浮生悲喜酿成永恒的清欢。

暮色四合，邻家琴声响起。梧桐叶在晚风里沙沙翻动，茶烟袅袅中，所有的故事都在等待目光的抚触，如同种子等待惊蛰的雷声。深夜，窗外的月漫过《诗经》的蒹葭苍苍，在案头凝成一片银白的海。此刻万籁俱寂，唯有书页间的星辰在永恒旋转。

伏牛

题字：邵玉铮



书窗记忆

□张绍琴

春日的阳光扑进纱帘，照着书案上的《陶庵梦忆》，旧书便有了和平常不一样的色彩和温度。纸页间浮动的尘埃仿佛从三百年前飘来。窗外，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引吭高歌，汇成一首春日交响曲。书页翻动中，我仿佛听见张岱正摇着折扇咏吟：“林下漏月光，疏如残雪。”鸟儿的欢呼声此起彼伏，在春光中滴落成晶莹的珍珠。

幼时偷偷摸摸读书的记忆最是深刻。家中总有干不完的农活，小孩子贪玩，为偷一时半刻懒，我常常下挟一本连环画，踩着猪栏攀缘而上，躲在猪圈柴层的柴火堆中读书。轻微的攀爬声惊动了躺着闭目打盹的黑肥猪，它慢慢地站起来对着长方形的空猪槽嗷嗷直叫。厨房忙碌的母亲对着猪圈一阵训斥，才喂不久又饿了？真是喂不饱的猪！那时的阅读是场探险，每个铅字都是打开未知世界的钥匙。有时读着读着，两行

热泪滴在书页上，将字符晕成月光下的花。有时对着插图傻笑，枝头的鸟儿转动着脑袋透过猪栏奇怪地看着我。

十二岁那年，我在大哥的书箱中发现裹着樟脑气息的《宋词选》，偷偷取出来，泛黄的扉页中夹着干枯的花瓣。辛弃疾的“我见青山多妩媚”，留着大哥的批注：“地里劳作，抬头望见远山轮廓，方解此句。”那些穿越时光的批注，成了一束指引着我前行的光。

后来我入城求学，常在图书馆度过周末。夏天，挂在屋顶的吊扇在书中旋转出一片好看的光影，图书馆成了我和许多像我一样无处可去的学生的避暑胜地。冬天，五楼阅览室关闭的窗子将寒风截留在窗外，书中的文字散发出一股暖流，让人浑然不觉周末的冬日难熬。窗外推着小推车叫卖白糕的声音忽近

忽远，我们偶尔从书页间抬起头，下楼买上一两个。白糕的甜糯和着墨香在舌尖缠绵，是那个年代最动人的记忆。

工作后依然喜欢临窗读书。雪夜读《红楼梦》时，火炉的红光映着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，窗外暴风雪呼啸而过，竟与太虚幻境的空寂遥相呼应。读《浮生六记》时，仿佛看见芸娘手植的梅枝斜探出纸背，暗香浮动处，恍然已过百年春秋。这些年渐渐懂得，所谓读书之乐，原是借前人眼眸观照人间，将浮生悲喜酿成永恒的清欢。